

# 茶缘

周传奇

10年前,小刘退伍返乡,他信心满满地把复员费全部投入到茶山上。由于盲目扩大茶园规模,没想到缺少后续资金的投入和技术上的支撑,茶山废了,请的人也跑了。无奈的他空怀梦想,带着遗憾远离家乡,先后到过北上广,经过商、进过厂、推过货。本想长长见识,努力挣钱为圆梦做准备,然而毫无一技之长的他频繁跳槽,并没起色,就这样活不活、死不死地熬着混着,何时是个头呀!

一次饭局中,小刘得知张营长转业后安置在省城农业部门,很是高兴。他与张营长分别来自豫南、豫北不同的地方,但出外就是老乡,何况他给张营长当了一个多月的通信员呢,不仅是老相识,而且他还是张营长品茶的引路人。

说起喝茶的往事,小刘情绪高涨,滔滔不绝。那时当通信员的他,每天看到张营长实战演练着急上火、心绪不宁的样子,甚是同情和焦虑。正当他躺在床上想着如何替领导分忧解难时,顺手一摸,竟是半盒开封的老家毛尖茶,会心一笑,“有了!”茶乡亲人喝茶,不仅解渴,还可养心。

一杯杯清茶,一片片茶叶,让张营长沉浸在茶的清香中,润物细无声,心境已然不同,焦急烦躁消散,从容淡定自如。久而久之,张营长养成了爱茶品茶的习惯,进而成为识茶懂茶的行家。小刘复员时,张营长还亲自送行,并祝愿他在茶乡干出一番天地。

正当小刘沉醉在美好的回味

中,突然有人来了一句:“何不找找你的老领导,或许他能帮你走出困境呢?”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笑说:“退伍这几年没干出点名堂,辜负了领导的期望,没脸见人!”说完又自斟自饮,借酒消愁愁更愁。见此,大伙替他着急、替他忧愁,纷纷出谋划策想来帮他。

“是小刘吗?在外不如意,为啥不来找我?”一个月后,小刘突然接到张营长的电话,激动得热泪盈眶,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小刘,这是我的电话,随时欢迎你!恰巧有个会,下次聊。”看到张营长留下的短信,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向公司辞了职,向战友和同事们道个别,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,3年没回家乡的他真是归心似箭。

多年没见,父老母老体弱,自己的茶山因无人打理渐渐荒芜了,而乡邻的茶园满眼翠绿,景色喜人。睹景思情,小刘惭愧不已,暗暗发誓:一定要在家乡干出一番天地。

恰好又是一个春茶季,小刘托朋友选了一盒上好的春茶去见当年的张营长——如今已荣升为市局的张局长。

“小刘呀!我不联系你,你是不是不想见我,你小子对我还生分!”张局长一脸严肃地走近他,拍了拍他肩膀,“硬朗得很,还有吃苦的本钱!”说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小刘,你有啥打算?”张局长替他沏了一杯香茶,亲切地问道。



“我想圆梦续茶缘,却没有资金和技术。”

“心有梦想,没让我失望!办法总比困难多,资金和技术我替你想好了,还能提供政策支持呢!”

“真的?我太高兴了!”

“是这样的,我战友中好多军转自主的干部手头有点儿活钱想投资入股找点事干,技术上我找专家一对一帮扶……”

正当他们聊得开心时,秘书小王走过来提醒他开会的时间到了。

小刘见张局长这么忙,起身准备告辞。

“小刘,把茶叶带走!你家没茶却送茶见外了,待你家茶山出茶叶时再喝不迟。”说完快步走出办公室。

8年来,小刘在张局长的精心帮助和指导下,在山坡搭帐篷安

家落户,带领村民披星戴月地艰苦创业。先后投资100多万元流转闲置农田30多亩,开垦荒山40多亩,打造的云雾山生态茶园,采取“合作社+基地+农户”发展模式,茶山免费承包给农户,农户自己管理,合作社对育苗、栽苗、修剪等提供技术指导,采摘的鲜茶以市场销售给合作社,合作社统一加工再销售。小刘的云雾茶园已成为当地绿色经济发展的名片,声名远播。

如今退休的张局长一如既往地支持小刘的事业,在继续研究茶树种植、茶叶炒制的同时,还与老兵们携手相助,协力打造出集红色、文化、生态、悠闲、旅游于一体的云雾茶乡。小刘美得让人心醉的云雾茶乡,让村庄活起来了,他正带动村民创新创业,共同富裕。

# 红灯笼

闻琴



大妮站在自家的院子前,眼巴巴地瞅向村口。妹妹二妮紧跟在她身后。

爹说,今天回来。

大妮想要一台新式洗衣机,娘总说旧洗衣机没法儿脱水,得用手挤,逢上阴雨天气,很难晾晒干。

二妮想要一支智能小手机,和姐姐大妮一起做练习题用。

爹都是答应了的。

娘做了黄米切糕、哈达饼、夜面,就专等着爹啦。

村头,慢慢驶来一辆摩托车。

二妮眼尖,大喊:爹!姐妹俩吭哧吭哧地跑过去,给爹取后座上的行李。咦,爹的行李很轻呀,没看见洗衣机,也不知道有没有买手机。

满林叹口气,握住两个女儿的手。前几年家里盖楼房,欠了债,后来虽说都还上了,但家底儿也变薄了。他便去城里一家工厂打工,半年也挣了三万多块钱。可哪知道,秋天疫情扩散,厂里的资金没有及时回笼,工钱愣没发成呢!

他愧疚地告诉女儿原因。

大妮和二妮听了,脸上有点儿失望。

满林窘迫地从包里掏出两只扁扁的灯笼。回家时,他路过一个摊头,有人在卖灯笼,

一串串,挂着挺亮眼儿的,价钱也不贵,就买了两只。他挤出一点笑,竭力想讨女儿开心。

“没买成洗衣机、小手机,但爹买了两只红灯笼,咱也沾一沾过节的喜气。”

满林使劲压住灯笼的两头,待中间鼓起来,笼内一头的铁丝钩住另一头的铁丝,灯笼就圆鼓鼓地展开了。

大妮二妮看得眼儿眨巴眨巴。

满林不想让孩子们难受,又说起顺口溜。“买对红灯笼,过个小中秋哎。过完小中秋,爹就发工资喽。娃们,对不住啦!”

二妮一听,立即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

大妮脆着嗓子,脸上挂着甜甜的笑:“爹,你说重啦。俺和妹妹这就来挂灯笼,照样能过个好中秋。”

满林见状,喉咙有些哽咽。姐妹俩在家里跟着娘,帮衬着娘,娘仨过得都挺辛苦的。

“娃们信爹,等疫情过去,工钱肯定会发,那厂子好着呢。”

姐妹俩使劲点头。

“娘,俺爹回来啦!爹买了大红灯笼,可好看哪……”

姐妹俩撒开腿儿,往后院找娘。

满林的心一下热乎起来,自己十一岁的双胞胎女儿这是长大了呀。

灯笼挂好了,门前一片温馨的红。